

大學衍義

一
五十六冊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沈湎之戒

微子

商書篇名

父師

箕子

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

沈謂溺於酒
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

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

武王伐紂誓師之辭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

冒色

冒亂也

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臣接受之惡眾矣而武王誓眾乃以沈湎爲首
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愾則眾慝所自
生未有沈湎於酒而志不愾者志一愾則無所
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
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
其沈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愾
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

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誥告也必謹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

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幸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

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

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棊輔也徂往也尙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沈涵之戒三經正堂藏書

曰在昔殷先哲王

哲王謂成湯

迪畏天顯小民

迪蹈也

經德

秉哲

經常也秉執也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帝乙商之後王

畏相

成就也

惟御事厥棐有恭

御事治事也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

矧況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尹人者尹人

尹也祇敬也辟君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後王謂商紂厥

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易改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

誕大也泆蕩也

用燕喪威儀

燕謂飲宴喪亡也

民罔不盡傷心

盡毒也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丕克畏

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罹憂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於酒矣。及成王封康叔於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卽衛也。成王之誥。專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於治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爲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沈酗。

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爲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王旣教羣下。勿常於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_音之過。所謂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

常訓訓之常則入於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者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旣又敘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爲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於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

不敢。況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尙以飲也。是時內
外大小之臣。無敢湎於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
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
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
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
欲不興得乎。及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惟
作怨之事。是守。惟淫佚。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
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
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
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於酒。逸欲不息。其心疾。

很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很。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於民。羣酗於酒。惟有腥穢。上聞於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於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沈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

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

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

式用也

既愆爾止

止容也

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

齊肅也

飲酒

溫克

克勝也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也。又再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

也。媒狎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

反反言重謹也云反反顧禮也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幡幡

輕數也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僂僂舉之狀

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

抑抑謹密也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

忸忸嫚也

是曰既醉不

知其秩

秩序也

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號呼也呶譁也亂

我邊豆屢舞僂僂

僂僂側之貌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郵過也

側弁之俄

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

屢舞傄傄

傄傄不止也臣謂傄傄者蹉跌之狀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孔甚也嘉美也

維其令儀

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不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毋俾大

音泰

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童無角也
殺羊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怲怲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傴僂然而傾側。甚則傴僂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媒瀆如此。則諉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

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眾小人。男女罔閒。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眾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眾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於

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褻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
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
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
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於外畱之以
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
以童殺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
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
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
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
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

甚大戎其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彝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

大雅篇名

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

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

汝者武公自謂

弗念厥

紹

紹繼也

罔敷求先王。克共

音恭明刑

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